

男权压迫下的女性主人公形象
以尤素福·伊德里斯《罪孽》与贾平凹的《极花》为例
比较研究

Dr. Ahmed Abdelrahman Abbas El-Helf

Lectur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British University in Egypt
ahmedegypt9090@hotmail.com

doi: 10.21608/jfpsu.2023.232549.1297

男权压迫下的女性主人公形象
以尤素福·伊德里斯《罪孽》与贾平凹的《极花》为例
比较研究

论文摘要

中埃文学都有许多重要的作品，中埃作家都高度关注妇女问题及埃其社会问题，其中，贾平凹和优素夫·伊德里斯都是中埃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以乡村为主要创作背景，也塑造了受压迫的女性形象。因此，我们读者看到有许多作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埃及，都探讨了受压迫妇女的形象及其在中国和埃及社会中面临的问题，并高度关注妇女问题及其社会地位，因此妇女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地作家、小说家、研究者和评论家的关注。中埃现当代作家中，有许多的作家重视书写妇女问题。本论文主要将对中国著名作家贾平凹《极花》与埃及著名作家优素福·伊德里斯《罪孽》中的受压迫的女性形象进行深入比较研究。这篇论文分为三部分，第一，概述被压迫的女性形象，第二，提到两部作品中被压迫的女性主人公形象，第三部，讨论两部作品中女性遭受的压迫各种形式。

关键词：《极花》，《罪孽》性别歧视，被压迫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صورة البطلة المقهورة في المجتمع الذكوري رواية "الزهرة القطبية" لجيا بينغوا ورواية "الحرام" ليوسف إدريس نموذجا دراسة مقارنة

مستخلص

يوجد عديد من الأعمال المهمة في الأدبين الصيني و المصري تتناول قضايا المرأة، كما يولي الكتّاب المصريون والصينيون اهتمامًا خاصًا بقضايا المرأة اجتماعيا ونفسيا وغيرهما من القضايا، ومن بين هؤلاء الكتاب الذين تناولوا صورة المرأة البطلة المقهورة في المجتمع الذكوري الكاتب الصيني جيا بينغوا والمصري يوسف إدريس. نجد أن أعمالهما تتناول بشكل أساسي الحياة الواقعية للمجتمع المصري والمجتمع الصيني، حيث يكون الريف هو الخلفية الإبداعية الرئيسة لمعظم أعمالهما الأدبية، كما تناولت أعمالهما الأدبية صورة المرأة البطلة المقهورة في المجتمع الذكوري. لذلك أدرك كثير من القراء أهمية إزاحة الستار عن صورة المرأة البطلة المقهورة والمضطهدة، والمشاكل التي تواجهها في كلا المجتمعين المصري والصيني، وأبدا الكاتبتين اهتمامًا كبيرًا بقضايا المرأة، ومعاناتها في المجتمع، وبدأ كلا المجتمعين المصري والصيني في إزالة كل أشكال التمييز ضد المرأة واضطهادها، وإعطائها كافة حقوقها المسلوبة، فقد كان لكلا الروائيتين أثر بالغ في المجتمعين المصري والصيني، حيث ساهمت في حصول المرأة على كافة حقوقها وكسرت الصورة النمطية التقليدية للمرأة. لذلك وقع الاختيار على واحدة من أهم الروايات في الأدبين المصري والصيني خلال العصر الحديث، حيث سلطوا الضوء على العديد من قضايا المرأة، وفي الختام، فقد اعتمد هذا البحث على الدراسة التحليلية المقارنة لصورة البطلة المقهورة والمضطهدة في المجتمع الذكوري، وأشكال معاناتها في هذا المجتمع.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الزهرة القطبية"، "الحرام"، ، جيا بينغوا، يوسف إدريس، صورة المرأة المقهورة .

一、 中埃小说中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概述：

近年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埃及，女性问题已经成为吸引许多作家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虽然许多埃及作家讨论到被压迫的妇女问题，但是笔者提到几个中埃作家作品，比如说：埃及著名的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开罗三部曲”、《始与末》、《梅达格胡同》，优素福·西巴伊的《回来吧,我的心》，优素福·伊德里斯的《罪孽》、《耻辱》，拉德瓦·阿舒尔《坦图里亚》、萨勒瓦·巴克尔《金车升不了天》等等。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当时埃及妇女问题，并在阿拉伯文学作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著名的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创作了许多关于埃及社会妇女问题的小说，比如说：“开罗三部曲”通过女主人公阿米娜揭露当时埃及妇女遭受的迫害问题，并揭示了当时埃及典型的妇女，遭受各种各样的暴虐。这部小说反映一位迫害而没办法的埃及妇女。

其次，《始与末》讨论一位悲伤而坚强的寡母，有三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叫纳菲萨的女儿。父亲是教育部的一名员工，但父亲突然去世，父亲去世后，母亲开始思考家庭的状况，收入已经不够他们吃饭，母亲被迫卖掉公寓里几乎所有的家具，决定离开他们的家。寡母要求纳菲萨从事缝纫工作。娜菲萨为了赚钱和谋生而从事性交易，后来她被警察逮捕了，她的哥哥哈萨宁一知道她的事，就决定杀死她，但她立刻溺亡于尼罗河，哈萨宁也决定自溺。

再次，著名的作家优素福·西巴伊的创作了《回来吧，我的心》。作者在《回来吧，我的心》中讨论结婚问题，涉及到资产阶级女孩爱上了贫穷农民的男孩子，所以女孩被父亲强迫跟其他富裕家庭的男孩，但是她并不喜欢这位富有的男孩子。这部小说反映当时妇女在男权社会下没有自由，也没有权跟喜欢男孩子结婚。

另外，中国小说跟埃及的小说一样，很多都涉及到中国妇女问题，尤其是妇女被迫害的问题，因此中国有许多作家讨论被迫害的妇女问题，其中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小说《明天》、《祝福》、《伤逝》、《离婚》，萧红的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的作品《极花》2016年等等。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中国女性在旧社会中遭受到的各种歧视和压迫。

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往往成为婚姻中的受害者。原因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有一些男尊女卑的观念，并没有性别平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买卖妇女问题、暴力侵害妇女的现象在困扰中国的社会。一些中国作品涉及到妇女买卖问题。大部分贫穷妇女都为谋生计而接受所有的压迫和剥削。

首先，作家萧红的《呼兰河传》讨论一名叫呼兰的女孩子的生活，她生活在一家封建主义的农家院里，她儿童时一直被家庭和社会束缚着。她的家庭是保守的，也是落后的。中国女性的地位跟男孩子完全不一样，她们的父母和社会所可以随意支配她们的命运。因此，呼兰没办法接受自己的婚姻和生育，她一直想要自由和独立的生活。但她最终接受命运的安排，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牺牲品。

其次，作家萧红的作品《生死场》中的女性也遭受男权文化和社会的束缚和迫害。小说的女主人公清流，是一位喜欢自由和独立的女性，但是她嫁给了一个自大的男人，他一直残暴地对待她，导致了她的悲剧命运。她被丈夫迫害的生活和婚姻充满了痛苦和折磨。

鲁迅的小说《离婚》、《祝福》、《明天》和《伤逝》等作品讨论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悲剧命运，讨论普通妇女子君、单四嫂和祥林嫂等人物生活经历，让人们去考虑思考中国妇女的悲剧命运，考虑一下探索妇女的解放道路。这些作品都对当代妇女的进一步解放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鲁迅无情地揭露妇女被迫害的问题。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描写了祥林嫂、爱姑、单四嫂和子君等一些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迫害的现象。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几个中埃作品中所塑造的被压迫妇女的作品外，还有许多作品关注当代社会妇女问题，尤其是妇女被迫害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埃及作家，由于两国相同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两国都有许多作家书写了中埃两国被压迫的妇女问题。基于此，本文将关注研究比较以贾平凹《极花》与优素福·伊德里斯《罪孽》的男权压迫下的女性形象。

二、《罪孽》与《极花》中被压迫的女性主人公形象：

笔者将在本论文讨论一下《罪孽》与《极花》中被压迫女性主人公形象以及相关压迫和暴虐的形式。首先贾平凹发表了《极花》，而优素福·伊德里斯发表了《罪孽》，他们都是中埃文坛中非常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多产伟大作家，并丰富了中埃的文学，他们的作品在世界文学论坛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许多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们在小说中非常关注妇女问题，尤其是被压迫的女性问题，他们以同情的心态来描述被压迫的女性的故事。优素福·伊德里斯赢得了国际声誉，而贾平凹获得了茅盾奖。

作家优素福·伊德里斯的作品都涉及到埃及乡村封建的风俗、妇女和农民的处境。两位作家都从作品中露出当时社会的陋习和现实，批评社会的阴暗面，并揭露当时中埃社会都有一些对待妇女的暴虐形式。本论文将讲述中埃社会对妇女的暴虐形式。两位作家都成功地揭露社会对妇女的暴虐形式。

两位作家的作品受到了读者和学术界的关注，所以中埃两

国内外学界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两部小说进行研究，但是这篇论文是第一篇从较文学角度对优素福·伊德里斯《罪孽》与贾平凹《极花》的男权压迫下的女性主人公形象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认为中国和埃及女性在两个现当代史上的地位及其所面对的生活困难比较相同。这篇论文从比较文学来分析和研究。

优素福·伊德里斯是埃及当代文学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埃及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优素福·伊德里斯是埃及论坛关注书写埃及女性的主要作家，他的作品译成多种语言，有部分译成汉语、法语、英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最廉价的夜晚》أرخص ليالي، 中篇小说《罪孽》الحرام《耻辱》العيب《男人与公牛》رجال وثيران《爱情故事》قصص الحب。他的主要作品《罪孽》《耻辱》涉及到妇女问题及其所面对的生活迫害问题。1963年和1967年他两次获得了共和国勋章，1980年获得了一级等艺术与科学奖章。1991年在英国伦敦逝世。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有名的作家之一，1952年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他写了很多作品，他的作品都受到国内外读者和文学界的关注，因为他的作品特别关注描写乡村里的农民、女性问题和底层人。1988年，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浮躁》获得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他的主要作品：有《商州》、《白夜》、《极花》、《土门》、《山本》和《废都》等等。

接下来，笔者简介一下优素福·伊德里斯《罪孽》与贾平凹《极花》的内容，然后分析和研究两部作品中被压迫的女性主人公形象及其压迫形式。

1959年出版的《罪孽》是优素福·伊德里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在埃及农村的受压迫的妇女形象，反映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埃及社会罪恶现象。这部小说以“弃婴”为主要题材，反映了女劳工“阿兹杂”的悲惨生活、社会妇女的卑微地位。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乡村里的罪恶现象。作者以倒叙的方式来猜到“死婴”的秘密，以婴儿被发现后，

庄园里整个人们之间互相猜忌。小说主要围绕着一位叫做“阿兹杂”女劳工为患病卧床的丈夫到地主的地里寻找“红薯”，却没想到遭受地主儿子的强奸暴力。过几个月之后她怀孕了，她以不同的方法来隐秘她的怀孕，但是在做工期间知道她将产下她的儿子，她立刻跑去较远的地方产下儿子，因为害怕自己受到侮辱与耻辱与而失手扼死婴儿，后农村总督费克里发现了事情的真相，找到了弃婴母亲“阿兹杂”短工流浪者。她因为害怕无法接受乡村人的指责而自杀。这是一部悲剧小说，由寻找“红薯”引发乡村里的社会悲剧，并突出了当代女性在社会中的困难处境。总之，这部小说揭露当时埃及农村中的黑暗和腐朽，并反映女性在社会中被压迫和暴虐的现象，体现出农村阶级的艰难和剥削处境。

另一方面，笔者简介一下贾平凹《极花》的内容，2016年贾平凹出版了小说《极花》，因此《极花》是贾平凹最新的长篇小说，描写一位叫“胡蝶”女孩被拐卖的悲剧经历。这部小说以“拐卖”为主要题材，反映了女孩“胡蝶”的悲剧生命、以及身为女性卑微的社会地位。女主人公胡蝶住在偏远贫困的农村，农村的经济特别落后，她只接受过初中学教育。她小的时候父亲逝世，她的家庭慢慢陷入生存困境，她的母亲没有收入，钱花光了，没有办法承担她和弟弟的学习费用，贫穷强迫她辍了学。她只好去城市找一份工作谋生。后来“胡蝶”遭受王总的欺骗，王总告诉他每月会给她3000元的工资，但是他找了借口带她去较远的村庄。最后她发现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并被强迫跟一个叫“黑亮”的男性结婚，那时她的艰难生活才刚开始。黑亮一直虐待她。她在婚姻期间遭受了心灵伤痛和身体伤害。她不得不逃跑，但被村里的人抓回来殴打了。最后她怀孕，产下孩子，孩子是把胡蝶与黑亮联系起来的纽带，怀孕的“胡蝶”就慢慢服从黑亮。“胡蝶”慢慢放弃城市的生活，而选择回归朴素的乡村生活。

作者“用全息体验的方式叙述女孩的遭遇，展示了她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经历的内心煎熬。这部作品从拐卖人口入手，

真正关注的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冲击力。是贾平凹创作中又一特色鲜明的作品。”¹

总结，这部小说主要揭露了在中国贫困农村的“被拐卖”的女性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罪恶的现象之一，并展现出中国妇女所面对的压迫和剥削的现象。

三、两部小说中对女性主人公的“压迫”形式：

众所周知，中国和埃及社会都属于东方社会，都有传统文化习俗，都有父权制观念，也有重男轻女观念，两国中埃社会轻视妇女，东方社会的女孩没有社会地位，因此妇女在东方社会遭受身体伤害和心灵伤痛，也受到压迫和歧视。怪不得，读者、学术界和评论家都欢迎和关注这些关于揭露社会中罪恶现象的作品，并引发艺术界的关注。因此笔者选择分析和研究这两部中埃小说。这两部小说揭露社会中罪恶现象，也突出妇女在社会受压迫的形象，反映埃中社会女性的边缘化地位，尤其是贫困乡村的妇女都受到迫害和剥削。

1- 社会压迫

埃及女性一直处于男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这是因为埃及属于东方和伊斯兰教的文化，埃及人有东方和传统的习俗，此外伊斯兰教决定男性负承女性所有的重担，因此不怪，《罪孽》中的女主人公阿兹杂在社会和经济上依靠丈夫，但是她的丈夫生病之后，她不得不跟流浪劳工一起吃苦干活，她为了谋生而跟家里人迁移。她在庄园里受到了不同的歧视和鄙夷。流浪劳工阿兹杂没有社会地位，被视为她是饥饿的（垃圾）人和受压迫的女人。

受男性压迫的女性阿兹杂因为她的丈夫生病中想吃红薯而

¹ [极花_百度百科 \(baidu.com\)](http://www.baidu.com)

到土地里去查找红薯，以满足丈夫的需求。但是没想到她在找到几块红薯的时候，被地主的儿子默罕默德强奸和侮辱。地主的儿子给她红薯之后注意到土地没有劳工，只有一些牛，就利用这个机会强奸她，以满足生理需求。阿兹杂被强奸之后，她特别后悔，因为她自己没有坚定的反抗他，也没反对。同时阿兹杂知道她没有权没有势，也没有社会地位，她也没有勇气抱怨投诉他。

同时阿兹杂为了丈夫的病花光了她所有的财物，还贷下了一些乡村农民的款。她为照顾病她的丈夫和孩子，阿兹杂不得不从早上到晚上为谋生给家里人吃而不停地干活并忍受虐待待遇，她一个人负承担着整个家庭的重担，却依然无法摆脱贫穷生活的状态。她家里人依然吃不饱，穿不暖。她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此外，因为丈夫生病长期卧床不起，使阿兹杂没有办法跟丈夫发生亲密关系，还满足不了自己的性需求。

作者在小说《罪孽》的情节中描述出女主人公阿兹杂遭遇穆罕默德的强奸行为，当时她有时间对强奸者做出反抗和打击，但是她没说说话，这是因为她害怕村里人知道这个侮辱和耻辱的事儿，同时满足生理需求。

可惜的是阿兹杂怀孕，怀孕时她用布料隐蔽她怀孕。她生孩子的时候她去较远的区生孩子，“一时的担心害怕和刺激导致阿兹杂做出失手捂死亲生儿子的事情。”¹但是她的婴儿被守夜人阿卜杜·木塔里布发现后，她努力地隐蔽她被强奸的事儿。

《罪孽》中的女主人公阿兹杂的行为反映出乡村里女人在父权制下受到社会不同的压迫和歧视。阿兹杂是个埃及最典型的妇女。

女主人公阿兹杂从她的社会作用角度，没有其他的选择，不得不跟其他流浪劳工一起去干活，她为给家庭吃饭穿暖衣而

¹ 张文艳，优素福·伊德里斯的边缘群体写作主题研究——以《罪孽》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年，15页。

不停干活。由于她的丈夫生病长期卧床不起，并想要吃红薯，她去寻找一个小的红薯，但是她寻找的时候被地主的儿子强奸。她体现出埃及女人没有任何社会和婚姻的自由。虽然她没犯错没犯罪，但是她非常害怕乡村农民知道她被强奸的事儿，并受到了乡村原住农民和总督的语言攻击、鄙视和咒骂，比如说在小说《罪孽》“就是他们，除了他们还能有谁？没什么说的，他们都是狗娘养的。”¹作者通过他的小说《罪孽》展现出当时埃及女性遭受这样的歧视和压迫，作为受害者，她一直沉默，没有反抗，最后阿兹杂遭遇社会生活的悲剧命运。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埃及社会当时没有男女平等的，并没有自由，也没有女性婚姻自由，而强迫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和服务，如女人反对这些传统的社会习俗就成为一位坏女人。

同时受男性压迫的女性阿兹杂责怪自己没反抗地主的儿子强奸的行为。在这篇小说《罪孽》中：

“她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在他怀里，就如此瘫软。”²

“她一面对自己说，我根本不愿意那样，另一个声音又答道，可是我并没有拒绝。”³

这两句表明她受到了社会里男性霸权影响。她最后意识到，因为丈夫长期病卧床不起，而无法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这使阿兹杂落入悲观命运的处境。

另外一方面，中国有同样传统的社会习俗，属于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社会也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和观念，这个思想伤害女性，女性心理充满了孤独和自卑感。这类思想作为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之一，并影响着中国女人的社会地位，推动对女性的社会暴虐，因此社会不重视女性心理和社会地位，甚

¹ 同上。

² يوسف إدريس، الحرام، دار نهضة مصر، 2015م، ص 73.

³ يوسف إدريس، الحرام، دار نهضة مصر، 2015، ص 95.

至中国社会出现了“拐卖女人”的现象。在中国发生过很多妇女被拐卖的故事，这个“拐卖女人”现象启发了贾平凹的创作意识，因此贾平凹于 2016 年创作了这部著名的小说《极花》，这部小说《极花》涉及到“拐卖女人”的中国社会现象，这个现象困扰着中国社会。

《极花》的女主人公胡蝶被拐卖给了一位小伙子，违背自己的意愿嫁给了一位小伙子，被强奸怀孕，最后投降了，产下孩子，所以从社会的角度看，中国女性被视为交易的物品。中国的女性在社会上没有社会、经济和婚姻的自由，女性必须符合社会批准和习俗才得到她的权力，无法违背社会传统的习俗。

事实上，《极花》是揭示贩卖女孩问题的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也处理到拐卖中的女性受害者，表现出该女主人公胡蝶在被强暴、被迫生育等的生存困境。这一“拐卖女儿”现象揭示了中国女性从社会角度受到不同的歧视、鄙视和压迫，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和权力。这部小说展现中国社会没有足够遵守女性的社会作用重要性，并揭露“男性人口数比女性人口数多出 3490 万人，这意味着有相当大一部分男性无法找到配偶，而偏远农村地区那些受教育程度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或者有身体障碍的男性很自然地在婚恋市场上丧失了比较优势。”¹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来自中国社会父权制下“重男轻女”的观念和想法。

2- 性别压迫

从上述可知，埃中两国的社会都对女性有一些偏见和鄙视，女人失去了自由和尊严，并遭受到不同的侮辱和暴虐。众所周知，女人的生理强力比男人的小得多，因此受到了歧视和迫害。在两篇小说《罪孽》和《极花》中的女主人公在男霸权下被强奸的，遭受非人的对待。

¹ [因——读贾平凹《极花》有感 - 知乎 \(zhihu.com\)](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444444/answer/104444444)

作者在他著名的小说《罪孽》中揭示出女主人公在男性霸权下如何遭受迫害和侮辱；女主人公被地主的儿子强奸她。阿兹杂被强奸后没想到她怀孕生孩子。她一直试图隐秘这件事情。虽然她没犯错也没犯罪，但是她害怕起诉地主的儿子，也担心其他知道她的事儿。最后她去较远的地方生孩子，但是因为担心其他人听到婴儿的声音，她失手扼死婴儿。

反过来看，地主的儿子穆罕默德不害怕犯了这样的罪，而且“弃婴”被守夜阿卜杜·穆塔利卜发现后，总督和村民都对这些流浪女工有所怀疑，并进行指责和攻击。原住村民和总督都认为所有的罪和错都是女人犯的，因此他们一发现“死婴”就立刻去寻查村里犯罪的女人，总督“他认为女人是让男人犯罪的主要原因，男性就算犯罪也是受到女性的诱惑，这是整个父权社会男性观念的写照，无辜的女性成为男性罪行的替罪羊。”¹笔者认为埃及社会也有“男性霸权制”的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完全遮蔽女性的生存空间，并影响着男女的平等。作者成功地揭示了埃及乡村农民的传统念头和落后的思想，并展现出女人在男性霸权之下受到的歧视、迫害、鄙视和偏见。

《极花》中的女主人公胡蝶遭受黑亮的暴虐和歧视。贾平凹在他的小说《极花》描述了女主人公遭到了重大的困难，并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她在黑亮家遭到了最凶恶残暴的男性迫害。胡蝶的丈夫黑亮为了防止她逃跑，黑亮用了铁链拴住她的脖子，把她关在窑洞中。第一次在蝴蝶试图逃跑时，村里的一群男人抓住了她，对她踢来踢去。在反抗时，胡蝶被村里的人打得皮开肉绽。“她的乳房被抓着，奶头被拉，被拧，被掐，裤子也被撕开了，屁股被扣了”²。“难以想象一群男人对一个柔弱得女子进行这般的侮辱和迫害。”³在这样的男性压迫统治下，女性绝对没有自己的自由，没有生活，也没有尊严。还有

¹ 张文艳，优素福·伊德里斯的边缘群体写作主题研究——以《罪孽》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年，page19。

² 贾平凹，《极花》，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97页

³ [从人物角色探析《极花》中女性的生存困境 参考网 \(fx361.com\)](http://fx361.com)

一次黑亮在群众的帮助下强暴了他的老婆胡蝶。乡村的男人压住了胡蝶的腿，撕掉了她的衣服。这样的暴力行为，连男性身体都难以接受这样的行为。

那么乡村会有一些女人看到胡蝶受到了一些男性的压迫和暴力，但是为什么没有一名乡村女人主动去解救一下胡蝶呢？这是因为男性霸权控制中国社会公众所有的思想，并完全消灭女性应有的权利、思想和意见。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胡蝶不仅遭受肉体上的暴力和压迫，而且遭受心里的压迫和侮辱。黑亮的极端暴力行为影响着她的心里健康，甚至她在梦见自己被母亲和警察解救带回城市。

在这样东方社会的男性压迫下，女性不仅作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和商品，也作为男人的生育工具。被拐卖的经历使胡蝶失去了童贞，社会的男性压迫没有给她留下适合的生存空间。胡蝶虽然回到母亲身边，但是她几乎找不到重新生活的勇气。《极花》揭露中国女性在男权社会之下的困境。

3- 心理压力

如前所述，小说《罪孽》中的女主人公阿兹杂和《极花》中的女主人公胡蝶都受到不同的歧视、心理压迫和肉体暴力。这些行为影响她们的心理健康。笔者认为男性压迫下的女性受到了来自男性的心理上的侮辱，同时受到了来自社会的身体上的摧残。

在她受到社会的侮辱之下，阿兹杂非常害怕，她的心理的不稳定导致她无法控制她的行动，她自己没有想到失手捂住婴儿嘴巴会导致孩子无法呼吸，她的婴儿最终离世了。换句话说，阿兹杂的行动受到了男性压迫的影响。

阿兹杂被地主穆罕默德强奸之后，她的心理一直不稳定，也很紧张，她心理特别讨厌地主的儿子穆罕默德。她知道自己怀孕

之后，她意识到强奸事情会给她留下糟糕的影响。她为了避免乡村里人的注意，她试试了各种堕胎的办法：用小磨在肚子上碾滚，从楼顶上往下跳，但是全部办法都没有任何作用。为了避免其他人看出来身孕，她故意用一条布料遮盖她的肚子。读者从阿兹杂的心理描述和她的行动可以意识到她一直想要自己流产，因此“当她产下孩子并听到孩子的哭声时，她担心其他人知道真相并不断的嘲笑她，一时的担心害怕和刺激导致阿兹杂做出失手捂死亲生儿子的事情。”¹笔者认为阿兹杂行动和心里在男性压迫之下发生巨大的变化。小说《罪孽》揭露阿拉伯女性尤其是埃及女性都被男性压迫了，埃及男性把女性作为生育的工具，一些男性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望而实施性骚扰和强奸的行为。可以说这种恶心的现象至今正在困扰着埃及社会。

同时《极花》中的女性主人公在黑亮家遭受不同的肉体上的暴力和心里上的侮辱，并遭受最凶恶残暴的男性迫害。她被拐卖后，被丈夫黑亮强暴。贾平凹在他的小说《极花》成功地描述了女主人公遭到了重大的困难、歧视、暴虐和迫害，并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她的丈夫用心理压力与肉体暴力编织成密不透风的巨网。

而在小说中“后记”里，贾平凹在这部小说《极花》说老乡夫妇的女儿被人贩子拐走，“他们苦苦找寻三年后，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又去了被拐卖的地方。……因为报纸上电视上连续地报道着这次解救中公安人员的英勇事迹，社会上也都知道他女儿是那个被拐卖者，被人围观，指指点点，说那个男的家穷，人傻，说她生下一个孩子。从此女儿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我的老乡担心着女儿这样下去不是要疯了就是会得大病，便托人说媒，希望能嫁到远些的地方去，有个谁也不知道女儿情况的婆家。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时候，女儿不见了，留下个字条，

¹ 张文艳，优素福·伊德里斯的边缘群体写作主题研究——以《罪孽》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年，22页。

说她还是回那个村子里了”¹。作者补充说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但是他一直没跟其他人说过，因为他自己认为这个故事像一把刀子一样刻在他的心理，并给他留下了恶心的影响，也伤了他的心，换句话说，这个故事启发他写小说的创作意识。作者从这部小说《极花》中强烈地批评中国社会“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极端现象，并展现出社会里问题，因此笔者认为作者在文学创作方面作为一名行为思想的医生，找出社会毛病，并帮助民众解除他们的恶心丑化的行为，改善他们的行动，批评人们不好的思想，教化民众应该相互尊重，以赶上发达国家的文明和文化。

三、《极花》与《罪孽》的受男性压迫女性悲剧命运比较：

综上所述，笔者以《极花》与《罪孽》中的受男性压迫下的女性悲剧命运进行比较研究，以下提出两部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比较之处。

下面要讨论一下两位作家及其部作品的异同点。

比较之处	埃及小说	中国小说
作家	优素福·伊德里斯	贾平凹
作品名称	《罪孽》	《极花》
出版时	1959年	2016年

¹ 贾平凹，《极花》，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204页。

间		
叙事方式	倒叙的方式	全息体验的方式
主题	弃婴儿	拐卖妇女
小说写作背景	女主人公生活在较远的贫穷乡村。她跟流浪劳工一起去土地干活，为了给家里人吃饭穿衣服。她为了满足丈夫的需求，去寻找红薯，但是被地主的儿子穆罕默德强奸的。	女主人公生活在较远的贫穷乡村，她的父亲逝世了，母亲没钱了帮她和弟弟上学，因此胡蝶辍学了，弟弟继续上学，她去找一份工作，但是被王总欺骗了，而且被拐卖给一群家乡的男人。
小说简介	女性主人公阿兹杂被地主的儿子强奸的	女性主人公胡蝶被王总拐卖给一群山城里的男人。
故事情节	“弃婴”	“拐卖女人”
生活情况	女性主人公阿兹杂处于困境，他家很贫穷。她没受过教育。	女性主人公胡蝶过于艰难处境，她是个贫穷的农民女孩。她只受过初学教育。
性别压迫	男性社会认为教育对女性不重要。 女性承担犯错犯罪而男性不承担任何事情。 被强奸的经历使阿兹杂失去了尊严和童贞。	女性不用接受教育，而且她的弟弟继续接受教育，因为社会有“重男轻女”的观念。 被丈夫黑亮强奸，并遭受非人的待遇。 被拐卖的经历使胡蝶失去了童贞。

社会压迫	“重男轻女”的观念 “一夫多妻”制	“重男轻女”的观念 “男尊女卑”的念头
心理压迫	不允许说话，害怕社会对女性的看法，接受强奸者，没反抗	不说话，她自己愿意回到强奸者的家。
悲剧命运	当她出生时，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孩子她是她的儿子，社会后将她视为通奸者，她成为他们眼中的受害者，社会接受了她们。最后她在乡村里的一棵树下死去了。	小说结尾，胡蝶放弃逃走了。她虽然被解救了，但是她却再也找不到快乐，从此她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她最后选择回到丈夫黑亮的家，她摆脱不了传统女性的婚姻观和社会观。

结论

本篇研究论文对作家优素福·伊德里斯《罪孽》与作家贾平凹《极花》的受压迫女主人公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笔者认为两位作家小说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位作家都出身于农村，都有农村生活的经验，把真实的经历给我们看，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农村的困境，这两篇小说是文学世界里最佳的作品，受到了读者、批评的欢迎，并成功反映当时女性遭受什么样的迫害、歧视和暴虐，也揭露当时女性在社会受男性霸权之下的压迫和侵害。

两位作家对受男性压迫的女性充满了同情，同时，对社会恶劣的现象进行无情批判，优素福·伊德里斯由于出身于农村，成功展现出女性埃及农村社会受到了鄙视、歧视和压迫，因此他以熟悉的农村为写作背景，揭露埃及社会里的丑化现象如“被强奸”“弃婴”，以唤醒人们的良知，反抗这些丑化的行为。同时贾平凹也以农村为写作背景，揭露农村里的丑化现象如“拐卖妇女”。这些恶劣的现象长期困扰着埃中两国社

会。他们花费了大量笔墨塑造了受男性压迫与歧视的女性形象。

中文参考文献:

贾平凹,《极花》,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

高雅,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女性观念研究,山东大学,2021年。

吴景明;蔡译萱:乡村困局中的女性命运——新世纪贾平凹乡土小说的文学省思,文艺争鸣,2020年。

徐继伟,从《极花》看城市化背景下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状况,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

郑冬玲,从人物角色探析《极花》中女性的生存困境,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11月第17卷第6期。

张文艳,优素夫·伊德里斯的边缘群体写作主题研究——以《罪孽》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年。

王怀昭,论贾平凹小说《极花》中的叙事伦理——兼谈《哦,香雪》《妇女闲聊录》,2018年。

任佳宁,犯罪心理学视角下《罪孽》的主要人物形象分析,黑龙江大学,2017年。

杨一,性别叙事下当代被拐妇女生存困境之分析与反思——以贾平凹新作《极花》为中心,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

彭岚嘉;杨华,男性霸权下的绝望抵抗——论贾平凹小说《极花》,小说评论,2016年。

刘念慈、周春英,温暖质朴 破茧成蝶——论贾平凹《极花》中

胡蝶这一形象，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2016年21-22页。

周烈，优素福·伊德里斯其人，外国文学，1997年。

阿文参考文献:

1. رانيا حمدي لبيب عبدالغفار، روايات يوسف إدريس بين الواقعية النقدية والواقعية التحليلية، كلية الآداب – جامعة الإسكندرية، 2020م.
2. بشير، قضايا المهمشين في الريف المصري: رواية الحرام نموذجاً، كلية الآداب – جامعة الإسكندرية، 2019م.
3. يوسف إدريس، رواية الحرام، دار نهضة مصر، 2015م.

参考网址:

[极花_百度百科 \(baidu.com\)](http://baidu.com)

[贾平凹《极花》现实性解读 - 百度文库 \(baidu.com\)](http://baidu.com)

[贾平凹《极花》：被拐少女与“生殖崇拜”的山村，城乡现实的反思 \(baidu.com\)](http://baidu.com)

[رواية الحرام تعكس صورة المرأة المقهورة في المجتمع - دار الهلال \(darelhilal.com\)](http://darelhilal.com)

[رواية الحرام ليوسف إدريس – Faculty Of Art \(wordpress.com\)](http://wordpress.com)